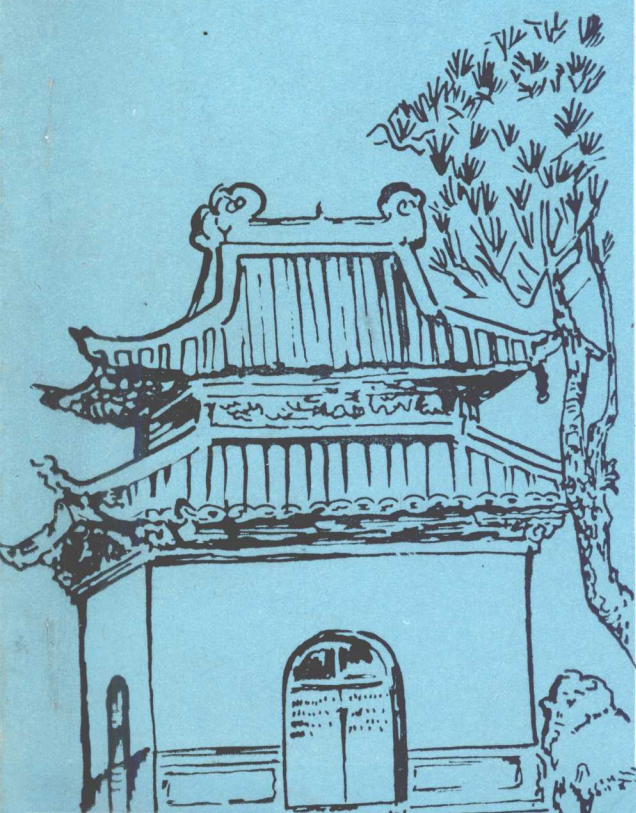


皇姑文史資料



皇姑文史资料

第 六 辑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
沈阳市皇姑区委员会
文 史 委 员 会

责任编辑:高景和
校 对:王景集
封面设计:翟文会
封面题字:任叔衡
封面剪纸:岳文义

书 号:沈新出登字第

印 数:500 本

印刷单位:辽宁大学印刷

目 录

刚进皇姑屯铁路工厂的时候	邓宝章(1)
老艺人王大镬	吴作新(8)
张作霖的理发师	关振东、高秀武(16)
正骨名医孔繁珍	宋晓秋、邵玉侠(21)
我的行医生涯	夏新国(26)
皇姑天主教堂	王景集(35)
后记	(37)

刚进皇姑屯铁路工厂的时候

邓宝章

解放前，穷人混口饭吃实在不容易，住在城里的就得千方百计学点手艺找个饭碗。我在二十岁时，已经是个熟练的技术工人了。车、钳、铣、刨样样都拿得起来。当时，处于民国时期，军阀张作霖统治东北，一片混乱，就我这样的，空有一身手艺，还是找不着吃饭的地方。我这人脾气倔，又没钱挖门子，找靠山，一晃就失业五个多月，眼看家里破东烂西都典当光了，还没找着活干。后来，听说皇姑屯铁路工厂招人，赶紧跑来了。到工厂东门一看，报考的人黑压压一片，一个个没精打彩地挤在厂门外等着。从早晨一直站到中午，才出来一个人，把大伙领进厂里。

在一座房子前面，那个人叫大伙停下等着，他一个人走了。大伙本来饿得不行了，没办法，又得耐着性子等。又过了一个多钟点，考工的这才来了。这人小矮个，戴着一副黑边眼镜，两只小眼冷冰冰的，脸上还长满了酒刺。别看样子不

咋的，特别神气，从人群里过去，谁也没看一眼就进屋了。过了一会儿，招呼一个工人进去考试。

不到两分钟，那个工人就出来了。

有人问：“怎么样？考上没？”那人说：“考上了。”又问：“多少？”“这个数。”那个工人把大拇指一伸作回答。我当时对那位工人又钦佩又羡慕，佩服他技术好，羡慕他这回找到吃饭的地方了。

这时又有一个工人考完了，有人问他：“考上没？多少？”那人一边伸开五个指头，一边回答考上了。当时我心里挺纳闷，怎么五十分就考上了呢？正在这时候叫我了，我赶忙进屋，一看考工的坐在那儿，我就往门口站，等人家问话。考工的问：“你想考什么工？”我说：“旋盘工。”他把下巴一扬：“你就这么来的？”一下子把我闹楞了，心想不这么来还带车床来咋的。可话没敢出口，稀里糊涂说了个“是”。

考工的摆出一副找别扭的架势，大声问我：“你懂英文吗？不懂英文不行，回去吧，现在兰图都是英文字，不懂英文根本没法干活。”我一听，就象头上泼了一桶冷水，凉透了。一想到家里人孩子，锅都揭不开了，只好耐着性子恳求他：“先生，你行行好，咱大老粗哪学过什么英文呵，不

过兰图我能懂，保险什么活都能按图做出来，你留下我吧。”

那家伙看了我一眼，鼻子里哼了一声，递给我一张兰图。我接过来一看，全能懂，就指着兰图很快把尺寸要求说出来了。这家伙见没难住我，又问了些别的，考了半个多钟头，外边的人等得不耐烦了，窗口和门口不少人探头探脑往里瞧。那家伙实在没办法了，就让我第二天来考实际操作，又让我心眼放聪明点。我不明白什么意思，一出门有人围上来问：“考上没？花了多少钱？”当时我怔了，敢情还得花钱哪，怪不得费这么大劲也不行。

原来考工的这家伙是厂长的亲侄子，狗仗人势，又狠又毒，工人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“眼镜蛇”。这小子依仗叔叔的势力，在厂里打骂工人、扣工资、什么坏事都干。这回当了考工员，更想狠捞一把。那些考上的人，都在他身上花了钱，大拇指一翘是花了十块，一巴掌是花了五块。有人好心劝我：“你这样硬考不行，还是给‘眼镜蛇’送点礼吧。”其实我失业那么长时间了，能不想快点找个工作吗，可是家里穷得叮响，哪有钱送礼？我这人就这个脾气，心想，凭我这技术，不怕考不上。第二天九点，我又空手考实际操作去了。

在工具房的一台床子上，好几个人很快就考过去了，干的活也很简单，我心里更有了底。轮到我的时候，‘眼镜蛇’翻了一下眼皮说：“今天咋样？”我明知是要钱，故意装不懂说：“那就考考看吧。”“眼镜蛇”交给我一张图纸，是加工气缸活塞，这是精密活，是想难住我。我把活卡上后，试了试摇把，先跑了两圈空车，我提防这小子算计我，看看床子没毛病，这才进刀。不一会儿活就干完了，我用千分尺一量，正好。“眼镜蛇”接过活来，反来复去地看，又磨磨蹭蹭摘下眼镜，象算命先生给人看相似的，左端详右端详，最后没法，才沉着脸说：“手艺还不坏。”

公布录取名单的时候，我从头看到尾，从尾看到头，就是没我的名字，这下可把我气炸了。我到办公室找“眼镜蛇”，他说我光干活好不行，理论太差，不能录取。

我又气又恨，心里的火直往上冲，那时候咱工人在那些人面前恼不得，没办法，只好憋着一肚子气回来了。

到家一说没考上，大伙都很生气，为我鸣不平。有个朋友间接的认识劳资科长，大家伙你仁我俩凑了五块钱，买了些礼物给那科长送去了。旧社会钱能通神，那科长一张条子就把我介绍进厂了。真是冤家路窄，正巧把我分配到“眼镜

蛇”的手下，这小子一看我来了，冷笑着说：“不简单，蜗牛上山还会找门路啊！”接着分给我一台最破的床子叫我干活。

“眼镜蛇”手下也有一帮狗腿子，都挺凶，狗仗人势。从我干活那天起，他就整天找我的碴口，那几个狗腿子也变着法挤兑我。常言说，‘无缝不下蛆。’活上他挑不出咱毛病来，也不好说什么，小小不然的事，为了吃饭，咱也就忍啦。

有一天我旋一条轴杠，因为床子太老，一走刀直晃荡，把齿轮弄坏了，皮带也下来了，把我胳膊刺了一条大口子，血往外冒，疼得我出了一身汗。眼镜蛇狠狠地朝我脸上打了一耳光，一边骂一边去看损坏的皮带。我当时年轻，呼的一下，气就上来了，杀他的心都有。心想，我都伤成这样你还骂，难道工人的命没有车床值钱吗？这小子见我那个样子，返身又要打我，几个狗腿子呼啦一下都围上来了。旁边几个工友见我要吃亏，纷纷上前拉架，然后扶我上医院了。

我还没上班，‘眼镜蛇’就放风开除我。其实是威胁我出钱讲和，不少人都劝我说，好汉不吃眼前亏，请一回客把事了结算了。

过了半个月我才上班，‘眼镜蛇’一见我冷笑着说：“恭喜你保住了一条胳膊呀！多暂喝你保住胳膊的喜酒啊！”其实，在医院里我就的拿

定主意了，那一巴掌不能白挨。我老邓就是这种性子，你不欺负我就将就过，你欺负到我头上，咱也得较量较量。看着“眼镜蛇”幸灾乐祸的样子，我气不打一处来，但还是耐着性子说：“等开了资请头子喝酒。”心里却盘算要好好调理调理他。

发工资那天，我事先打听好“眼镜蛇”值夜班，天傍黑，我在沙子沟一家饭馆里订了一桌席，为了把狗腿子们调开好单独收拾“眼镜蛇”，我先把那几个狗腿子都请了去候在那里，然后借口亲自去请“眼镜蛇”一个人回厂来了。平时我就留意到东边小角门很僻静，晚上更是少有人走，我找了一根木棍横放在门下，又找了一根木棍子藏在门后。到了“眼镜蛇”那儿，我笑着说：“头儿走吧，今天我请客，大伙都等着呢。”那小子一听乐了：“走，这就走，我还当你老邓一毛不拔呢。哈哈……”我心里话，狗崽子，别乐得太早了。

我和他一块从分厂走出来，这小子一路上叨叨咕咕直劝我：什么以后要灵活点啦，太死板要吃大亏啦我哪有心听他的，说实在的心里怦怦直跳。到角门时，我往旁边一站：“头先请。”那小子当然不客气了，挺胸扬头往外一跨步，扑通一声，被木棍绊倒结结实实跌了个狗吃屎。我顺

手抄起门后的棍子就打上了，嘴里骂着：“狗崽子，我请你客！请你客！”那小子喊爹叫娘地求我住手，我也不理，直到我心里的恶气出尽了，才扔下他走了。

我打了人出了气，不敢回厂，到大东兵工厂躲风去了。过了些日子，因为我技术好，别的头答应要我，才回来。

老艺人王大镬

吴作新

老艺人王大镬，本名王维林。他生于 1842 年，经历了清朝、民国、伪满、国民党时期，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，前后五个朝代。一生中历尽沧桑，饱尝了旧社会的辛酸苦辣，也分享了新社会的甘甜幸福。

1954 年毛主席在北京接见了王维林老艺人，并合影留念。

1961 年王维林重病入院，辽宁省副省长王梓木在医院守了他一天一宿。毛主席还亲自派来医生为王维林治病。

1967 年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，王维林一时不慎，从炕上摔下来，胯骨轴摔掉了，又加上多种病发作，抢救无效，于当年七月病故。

王大镬的由来

1903 年王维林在营口玉和顺戏园子打大镬。名鼓佬杨达掌，戴二先生，赵福祥三人还有琴师肖九童，和他“嘎东”，和他一起打京剧《战

宛城》，三面堂鼓钉一面大锣，谁要钉不住，谁就得输一个“园桌面”。换句话说就是请别人吃一桌席。这可要王维林的手腕子劲，三个人打堂鼓可以轮换，有歇息手腕子的功夫，喘喘气，喝口水，可王维林打大锣是一个人，没有喘气的功夫。别看他们三个年纪轻轻的，王维林可没在乎，说：“打可是打，阴阳锤不行，涝了调不行。（意思是打鼓的两只手用的鼓锤必须打的分量一样重，一个轻一个重就算输了。打大锣的分量也要保持一致，不能越打手劲越轻，音量越小，那就算打大锣的输了。）肖九童、戴二先生、赵福祥三人一听这好哇，你王维林已经 53 岁了，打大锣算输定了，忙说：“你可不许反悔呀！”王维林随后叫徒弟康锡寿拿过一个茶碗来，说：“我把这碗茶放在胳肢窝里打大锣，还不带出汗的，要是累出了汗，还算输给你们。”这三个打堂鼓的更高兴了，心里话这桌席算赢定了，今晚咱们哥仨喝他个便宜酒。

京剧《战宛城》这戏可非同一般，他是八个靠将，十六个虎牌，轮翻开打锣鼓不停。等打过半场戏之后，那三位打堂鼓的，胳膊也酸了，脸也红了，手腕子都木了，满脸流汗，两只手不分瓣，只听他们轮班喊：“不行啦，不行啦，快接一把，”那个也喊：“你们再挺一会儿！”这一打就是

两个多钟头，演完《战宛城》之后，王维林笑咪咪地问他们三个人：“怎么样？看看我这脑门之上有汗没有？”肖九童，戴二先生，赵福祥三人连连点头说：“我们输了，我们输了。”

从此，谁也不敢再和王维林比赛了。王大镲也就代替了王维林的名字。王大镲的名气也从此传开了。

王大镲去日本

王维林大镲打的好，号称王大镲。同样是一面大镲，拿到王维林手里，打出来的味道就比别人打的受听，味道正，音色美，尺寸探音合适。他对大镲的保养也有研究，特别是打武戏使用的小光镲，镲眼的地方铜非常薄，不会打镲的，一场武戏打不下来镲就得炸，可拿到王维林手里能使用三年。早年间常到乡下演戏，每到一地王维林首先琢磨大镲放在哪里。冬天外面数九严寒，进得屋来这大镲就不能一下放到热炕头上，要用热炕一烙，用火一烤，镲就哑叭啦。必须渐渐缓，没缓过来不能用。正因为王维林在打大镲上有高超技艺，才被筱桂花选中去日本东京。

筱桂花是卅年代奉天落子（评戏）明星，久占大舞台，在群众中影响较深。

民国 22 年秋（1943 年）应百代公司邀请，筱桂花前去日本灌唱片。筱桂花的乐队有拉大弦

的高凤山，二胡杜成，司鼓李作云，打梆子高老五，打大锣的王维林。一行十几人乘火车由沈阳去大连，转海运上船到日本。

当时是在东京，大阪地下室灌的唱片，其中有《孟姜女哭长城》、《空谷兰》、《昭君出塞》、《苏三起解》、《马振华投江》、《人头告状》、《火烧红莲寺》、《贫女泪》、《六月雪》、《丑开店》、《太平年》、《老妈开店》等十几部唱片。

王维林不光会打大锣，对戏剧还能评论，对筱桂花演唱的《苏三起解》一般唱词和唱腔设计，都发表过自己的看法。认为写十可恨唱词过多，没有必要，另外苏三唱四季歌小曲，不适合苏三人物身份。

百岁打锣

1955年6月间，已经113岁的王维林，身强力壮，常常从舞台上蹦上跳下，手上特别有劲，小青年的腕子也掰不过他。王维林穿着朴素，青布裤褂，白袖口高挽，显得文质彬彬。王维林待人谦虚和蔼，手上常拿着两个核头大小的铁球，来回转动，起舒筋活血作用。王维林的健身格言是：“吃饭不吃饱，睡前先洗脚。”王维林37岁时丧妻，从此以后，酒色不贪，不抽烟，更有与艺人不同之处是不喝茶水，每天都是大碗白开水，加糖瘤瘤（糖精粒）。

王维林年岁过百，还到大安剧场后台找王团长要求工作。

大安剧场，位于皇姑区高道口下，今皇姑影剧院西侧（现五金商店处）。当时剧团是共和班，正团长是唱评剧小生的王景林，副团长是打鼓老王兴武。王兴武一听王大镲要干活，心里话这怎么能行啊。王兴武是打鼓的，他明白，打大镲是重体力劳动，小青年打一场武戏还要出一身汗呢，一百一十三岁要打大镲，身体怎么受得了。王大镲见王团长不答应又去找人说情，王团长说：“您老想打镲，咱得打一场看看，能打下来一场戏，咱们就研究研究。”王大镲心说：这是怕我干不了活呀！明天就开始。第一天先打了一场武戏《怀都关》，第二天一场双出武戏，前边是武生李桐芳演出京剧《战宛城》，后边是武生赵云朋演出京剧《水帘洞》。王团长怕王大镲年岁大打不下来，暗暗地安排王友才手拿着镲点（即镲锤）站在王大镲的身后，等王大镲不行的时候好把大镲接过来。王大镲一看就明白啦，这是怕我打不上去，好啦！王大镲把外衣也脱啦，腰间扎上小兰布围裙，左手提镲，右手用小指头，套上镲点的绳套，拿镲的姿式特别好看，是怀中抱月，两眼目视皮鼓。京剧《战宛城》开演了，紧镲密鼓，剧中人过来过去，刀枪上下飞舞，打击乐

是连涨三个调门儿。可万没想到王大镬的手腕还是那么冲，锣鼓与演员配合的十分默契，珠联璧合。《战宛城》演完了，鼓老王兴武对王大镬挑大拇指，从心里佩服，说：“您就在大安剧场休息一下！”可王大镬接着打了一场武戏《水帘洞》，心情十分舒畅。

这场演出，司鼓王兴武，铙钹王子文，小镬陈××演出后几个人是满脸淌汗，唯独王大镬，连脑门儿上都见不到一滴汗。

王大镬看电影

1963年冬季，兰天白云，青山挂雪。121岁的王维林，头戴貉绒皮帽，身穿狐狸皮袍，脚踏云头皮脸毡鞋，笑咪咪地来到了利群电影院门前。影院经理一眼就看出，这不是王大镬吗，紧走几步赶忙迎上前去，搀扶老人到经理室，马上通知服务组为王大镬安排座号。经理先给老人倒上一杯开白水，送到王大镬面前，热情地问道：“您老身体挺好吧？”王大镬笑着说：“这是托共产党的福啊！过去旧社会把咱这做艺的，看成是下九流，多少年风里来雨里去，走东村串西村，晚间睡大庙，差一点儿没饿死啊！”经理接着又问：“那您现在呢？”王大镬用手一撩狐狸皮袄说：“你看，这是政府上月给我新买的，又用手一指站在他身旁的那位中年妇女范素珍：“这是专